

残雪

自选集

残雪◎著



我将我写的作品称为纯文学，
这是我的领域，
是我内部的精神得以成形的方式。
按照我的理解，

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纯即意味着深，
意味着向核心的突进。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 海南出版社

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一

残雪自选集

残雪 著



海南出版社 附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雪自选集/残雪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4.5

ISBN 7-5443-1219-4

I.残... II.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第 032855 号

残雪自选集

作 者: 残 雪

责任编辑: 刘 逸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胶印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2

字数: 769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1219-4/I · 42

定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小学毕业。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先锋小说”《山上的小屋》《饲养毒蛇的小孩》《阿娥》《苍老的浮云》《长发的遭遇》《五香街》等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残雪是具有鲜明个性化创造风格的作家，她着眼于深层的精神世界，不断开拓和挖掘，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

近年来残雪写了不少关于西方经典文学的评论，她以纯粹艺术家的感悟，结合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独辟蹊径，以创作与评论相融合的文体形式对卡夫卡、博尔赫斯、歌德、莎士比亚、但丁等经典作家做了全新的阐释和描述。

序

我从1983年开始写小说，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承蒙海南出版社对我十分重视，帮我出总结性的自选集，我心中十分感谢。这套自选集以小说为重头，并收进了一些我在创作后阶段写下的对一些经典作家的评论。作品的排列以发表的时间为顺序，后面附有作品目录表。

我想，如果读者要了解我的创作的全貌，读了这套选集大概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这次编入的小说，全部是中短篇，侧重于创作各个时期的重要的、有时是转折性的作品。我的目的是在读者眼前展现我内部那种异质的、徐徐变化着的风景。当我在1985年发表作品的初期，曾有人断言我的小说是自我重复。这些读者没有想到，一种“重复”的创作竟可以持续20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这套集子里没有收长篇，我很少写长篇，其实我的小说里真正称得上大长篇的只有《五香街》，而这本书市面上已经卖得够多了，相信爱好残雪作品的读者都已经买了。1997年我开始写经典作家的评论，或称读书笔记，至今已出版四本这样的评论。我挑了一些特别能代表我风格的篇章收在这套自选集里头。

我将我写的作品称为纯文学，这是我的领域，是我的内部的精神得以成形的方式。按照我的理解，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纯即意味着深，意味着向核心的突进。世界上很多国家里都有我这样的少数派的作者，我们的读者群不一定很大，但一位老练的读者在众多的作品中一眼就能认出我们，因为我们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常规的语言，我们的语感也显得陌生而遥远，我们用难以捉摸的语气讲述着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在这漫长的20年里头，我发现我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有了一

批我的作品的爱好者，这些读者大都很年轻（至少是心态很年轻）；我还发现，经过这20年的创作，我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其变化之大，令我惊讶。也许，我所从事的这种纯文学，就是促使一个人不断变化，不断否定对于自身的规定的文学。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不论是读，还是写，都只能是创造性的，这种文学无现成的规律可循，你只能调动你内部的能量，在竭尽全力去“做”的过程中形成或“发现”属于你的规律。

我曾试图将我的小说进行阶段性的区分，但是这一次，我想还是把区分的自由交给读者吧。精神上的事物太难加以界定了。虽然总的趋势是层层深入，但年代并不是深度的绝对的界定。有一点我现在是看清了，在纯文学的创作里，越深的东西意义越大。一名艺术工作者并不是在每一次创造中都有力量潜入最深的黑暗处所，有时候，体力会出现问题。当体力不济之时，作品就出现杂质，出现表面化，这是每一个工作者所无法避免的事情。所谓自选集便是作者作为读者之一用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已写下的作品。按照我的标准，这些入选的作品都是“合格”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没有考虑像“小长篇”《思想汇报》这样的作品。如果一位读者为这套自选集所打动，他总会有办法找到我的其他作品的吧。我这种无端的自信屡屡得到验证。

一个作者的风格，是由他（或她）的全部气质，他的创造力所决定的。我经常在国内文坛上听到关于“变”和“不变”的讨论，这种讨论充满了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人们从表面的遣词造句，编故事的技巧等等这些方面去界定一个作者的发展，只要故事编得不同，句子造得新奇，便说这名作者“有了大的突破”。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坛的主流们依然对于艺术的基本法则惊人的无知，只会死死地守着一些表面的陈腐观念做文章。我认为，一名纯文学作者的真正突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的作品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在纯文学的创造领域里，更深，才会更广，更自由。如果你放弃这种将你逼往死路的方式，选择更为轻松的表面化的方式，那只是说明，你已江郎才尽，在敷衍读者，也蒙骗自己。尽管那种表面化的写作给你带来大得多的虚荣，你的内心已死。我是一个怕

死怕到极点的人，所以直至今今天，我仍然在逼迫自己一次次爆发，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爆发中达成的相对平衡，甚至具备了在钢丝绳上做梦的技巧。读者只要仔细地读读这些作品就会体会到，威胁是如何样的越来越迫近了，而平衡的技巧，又是如何在相应地发展着。这种操练究竟会将我带向何方，我不知道。我想，我不是正在一步步向那极乐的世界靠近吗？

还有人将我的这种写作称为孤独的写作，拒绝读者的写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一个纯文学工作者，由于他从事的是灵魂探索，他的作品是再现精神结构的原始图像，他理所当然地不可能是在为大众而写作。然而果真不是为大众写作吗？如果作者的作品起到了提升人性，改造文化的效果，大众难道不会因此受益吗？就作品本身来说，纯文学既拒绝读者又向读者敞开，它越过身份、等级等等的鸿沟，直接向那些有精神追求的心灵发出邀请。由于纯文学的这个特点，它的传播总是从少数最敏感的读者开始，然后逐渐扩大阅读的圈子的。这个过程有时为十几年，有时到了一百年以上。有的纯文学、纯艺术，甚至因为运气不佳而永远被埋没（在信息社会里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了）。我很幸运，从事创作20年来，我的读者不但没消失，还在渐渐增加。我同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深化。就为这些铁杆读者，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直至才能耗尽。我在写作之际虽然必须孤独，但我却是一个最爱同人进行深层交流的人。我的这种个性同老谋深算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因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一败涂地。幸好，我找到了纯文学这个最好的渠道。我不断地表达对人性的看法，不断地向读者发问。而读者反馈回来的信息（这种信息正在渐渐多起来）又刺激着我写下更多的作品。我时常怀着无比的喜悦和感激想到我的幸运，我简直就像毒品上瘾一样沉醉于这种间接的交流。如果说幸福对于我这样的人也是存在的话，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呢？

自选集里的读书笔记是我对先辈经典作家的解读，也许在国内，还从未有人用我这种方法来解读过纯文学，我把这归结为我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取得的成果。找出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将纯文学对人性的探索加

以揭示，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也是我的小说和评论的宗旨。所以有些读者说，我在解读别人的同时也在解读自己。我很高兴得到这样的反馈，这说明读者跟上了我的思路。所有的纯文学、纯艺术都有一个相同的根，这便是人性之根。所以尽管表现方式千姿百态，深层结构都是一个。作为一名现代的读者，当你同作者一同经历了创造之后，你的心灵结构便会显现，你置身于永恒的澄明之中，以你独特的方式再现作者的境界。

最后，我要对我的新老读者说，请选择这套书吧，残雪决不会令你失望。

2003年10月26日

于北京牡丹园

目 录

壹

序 ----- ①

中篇小说 -----

苍老的浮云 / 3

历程/57

鱼人/121

变通/161

阿娥/198

长发的遭遇/218

表姐/240

小镇逸事/271

男孩小正/293

地图/316

短篇小说 -----

山上的小屋/339

公牛/342

雾/345

饲养毒蛇的小孩/348

归途/353

从未描述过的梦境/358

断垣残壁里的风景/363

掩埋/370

夜访/377

永不宁静/388

蚊子与山歌/393
 世外桃源/398
 绿毛龟/405
 天空里的蓝光/414
 传说中的宝物（之一）/422
 传说中的宝物（之二）/429
 传说中的宝物（之三）/434
 蛇岛/440
 山乡之夜/449
 湖藕/465
 太姑母/476
 黑眼睛/484
 陨石山/496
 母鼠/505

读书笔记

艺术复仇——读鲁迅《铸剑》/517
 不朽的《野草》——读鲁迅《野草》/522
 我读《圣经·旧约》——关于“约伯记”的感想/528
 城堡的起源——读《城堡》/535
 黑暗的爱——读《城堡》/541
 城堡的意志——读《城堡》/548
 布鲁娜姐之歌——读《美国》/555
 分段修建：艺术家的活法——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558
 属于艺术史的艺术——卡夫卡与博尔赫斯的小说/561

- 《巴别图书馆》——读博尔赫斯小说/579
- 《结局》——读博尔赫斯小说/581
- 《死亡罗盘》——读博尔赫斯小说/583
- 《南方》——读博尔赫斯小说/586
- 《曲径分岔的花园》——读博尔赫斯小说/588
- 《阿莱夫》——读博尔赫斯小说/592
- 《布洛迪的报告》——读博尔赫斯小说/594
- 《代表大会》——读博尔赫斯小说/596
- 《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读博尔赫斯小说/599
- 梅菲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读《浮士德》/601
- 学生——读《浮士德》/609
- 荷蒙库路斯——读《浮士德》/612
- 海伦的模式——读《浮士德》/615
- 阴郁的承担——读《麦克白》/618
- 险恶的新生之路——《哈姆雷特》分析/625
- 罗马的境界——读《裘利斯·凯撒》/632
- 精神与肉体——读《神曲》/639
- 自由意志赞——读《神曲》/645
- 置身绝境的操练——《神曲》阅读总结/652

附 录

残雪出版年表 _ _ _ _ _ (661)

中篇小说

妇人的目光告诉他：他无处躲藏。

“这正是你所乐意的，”妇人走到前厅里去了，她那空洞的声音留在房内，震得四壁“嘎嘎”作响，“有那么一天，你还会从这所房子走出去，沿着街道一直向前走，然后你遇见一个卖馄饨的，你与他招呼过后，继续走，街道在你身后消失了，鞭炮声也变得隐隐约约，最后你到了一个新的城镇，黄狗在街口庄严地守卫。”

《历程》

苍老的浮云

第一章

一

楮树上的大白花含满了雨水，变得滞重起来，隔一会儿就“啪嗒”一声落下一朵。

一通夜，更善无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那香气里有股浊味儿，使人联想到阴沟水，闻到它人就头脑发昏，胡思乱想。更善无看见许多红脸女人拥挤着将头从窗口探进来，她们的颈脖都极长极细弱，脑袋耷拉着，像一大丛毒蕈。白天里，老婆偷偷摸摸地做了一个钩子安在一根竹竿上，将那花儿一朵一朵钩下来，捣烂，煮在菜汤里。她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翘着屁股忙个不停，自以为自己的行动很秘密。老婆一喝了那种怪汤夜里就打臭屁，一个接一个，打个没完。

“墙角蹲着一个贼！”他虚张声势地喊了一声，扯亮了电灯。

慕兰“呼”地一声坐起来，蓬着头，用脚在床底下探来探去地找鞋子。

“我做了一个梦。”他松出一口气，脸上泛起不可捉摸的笑意。

“今天也许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他打算出门的时候这么想，“而且雨已停了，太阳马上就要出来。太阳一出来，什么都两样了，那就像是一种新生，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他在脑袋里搜寻着夸张的字眼。

一开门，他立刻吓了一大跳：满地白晃晃的落花。被夜雨打落在地上的花儿依然显出生机勃勃的、贪欲的模样，仿佛正在用力吸吮着地上的雨水似的，一朵一朵地竖了起来。他生气地踏倒了一朵目中无人的小东西，用足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拨着泥巴将那朵花埋起来。在他“劈劈啪啪”地干这勾当的时候，有一张吃惊的女人的瘦脸在他家隔壁的窗棂间晃了一晃，立刻缩回房间的黑暗里去了。“虚汝华……”他茫茫然地想，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的举动都被那女人窥看在眼里了，浑身都不自在起来。“落花的气味熏得人要发疯，我还以为是沤烂的白菜的味儿呢！”他歪着脖子大声地、辩解似的说，一边用脚在台阶上刮去鞋底

污泥。慕兰正在床上辗转不安，叹着气，阁楼眈眈地叽里咕噜：“对啦，要这些花儿干什么呀？一看见这些鬼花我的食欲就来了，真没道理，我吃呀吃的，弄得晕头晕脑，现在我都搞不清自己是住在什么地方啦，我老以为自己躺在一片沼泽地里，周围的泥水正在鼓出气泡来……”隔壁黑洞洞的窗口仿佛传出来轻微的喘息，他脸一热，低了头踉踉跄跄地走出去，每一脚都踏倒了一朵落花。他不敢回头，像小偷一样逃窜。一只老鼠赶在他前头死命地窜到阴沟里去了。

他气喘吁吁地奔到街上，那双眼睛仍旧盯死在他狭窄的脊背上。“窥视者……”他愤愤地骂出来，见左右无人，连忙将一把鼻涕甩在街边上，又在衣襟上擦了擦拇指。

“你骂谁？”一个脸上墨黑的小孩拦住他，手里抓着一把灰。

“啊?!”那灰迎面撒来，眼珠像割破了似的痛。

那天早上，虚汝华也在看那些落下的花。

半夜醒来，听见她丈夫嘴里发出“嘣隆嘣隆”的声响。

“老况，你在干什么!”她有点儿吃惊。

“吃蚕豆。”他咂吧着嘴说：“外面的香气烦人得很，雨水把树上的花朵都泡烂了，你不做梦吗？医生说十二点以前做梦伤害神经。我炒了一包蚕豆放在床头，准备一做梦醒了就吃，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一连试了三天，效果很好。”

果然，隔了一会儿，他就将一堵厚墙似的背脊冲着她，很响地打起鼾来了。在鼾声的间歇中，她听见隔壁床上的人被神经官能症折磨得翻来覆去，压得床板“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天花板一角有许多老鼠在穿梭，爪子拨下的灰块不断地打在帐顶上。很久很久以前，她还是一个少女时，也曾有过做母亲的梦想的。自从门口的楮树结出红的浆果来以后，她的体内便渐渐干涸了。她时常拍一拍肚子，开玩笑地说：“这里面长着一些芦秆嘛。”

“天一亮，花儿落得满地都是。”她用力摇醒了男人，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

“花儿？”老况迷迷糊糊地应道，“蚕豆的作用比安眠药更好，你也试一试吧，嗯？奇迹般的作用……”

“每一朵花的瓣子里都蓄满了雨水，”她又说，将床板踢得“咚咚”直响，“所以掉下来这么沉，‘啪嗒’一响，你听见了没有？”

男人已经打起鼾来了。

有许多小虫子在胸膛里蠕动。黑风从树丫间穿过，变成好多小股。那棵树是风的筛子。

天亮时她打开窗户，看见了地上的白花，就痴痴地在窗前坐下来了。

“蚕豆的作用真是奇妙，我建议你也试一下。”男人在她背后说，“下半夜我睡得真沉，只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老在梦里担心着贼来偷东西，才挣扎着醒过来。”

这时隔壁男人那狭长的背脊出现了，他正聚精会神地用足尖在地上戳出一个洞来，他的帽檐下面的一只耳朵上有一个肉瘤，随着他的身子一抖一抖的。虚汝华的内心出现一块很大的空白。

“要不要洒些杀虫剂呀？这种花的香味是特别能引诱虫子的。”老况用指关节敲打着床沿，打出四五个隔夜的蚕豆噼。

傍晚，虚汝华正弯着腰在厨房洒杀虫剂，有人从窗外扔进来一个小纸团，展开来一看，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不可思议的话：

请不要窥视人家的私生活，因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比直接的干涉更霸道。

她从窗眼里望出去，看见婆婆从拐角处一颠一颠地向他们家走过来了。

“你们这里像个猪圈。”婆婆硬邦邦地立在屋当中，眼珠贼溜溜地转来转去，鼻孔里哼哼着。

“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验方。”老况挤出一个吓人的笑脸，“妈妈，我发觉天蓝色有理想的疗效。”

“这种雷雨天，你们还敢开收音机！”她拍着巴掌嚷嚷道，“我有个邻居，在打雷的当儿开收音机，一下就被雷劈成了两段！你们总要干些不寻常的事来炫耀自己！”说完她就跨过去“砰”地一声关了收音机，口里用力地、痛恨地啐着，摇摇摆摆出了门。

妈妈一走，老况就兴高采烈地喊：“汝华！汝华！”虚汝华正在将杀虫剂洒到灶底下。

“你干吗不答应？”老况有点愠怒的表情。

“啊——”她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惊醒过来，脸上显出恍惚的微笑，“我一点儿也没听到——你在叫我吗？我以为是婆婆在房里嚷嚷呢！你和她的声音这么相像，我简直分不出。”

“妈妈老是生我们的气，妈妈已经走了。”他哭丧着脸回答，情绪一下子低落得那么厉害。“她完全有道理，我们太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

她还在说梦话似的：“时常你在院子里讲话，我就以为是婆婆来了……我的耳

朵恐怕要出毛病了。比如今天，我就一点没想到你在屋里，我以为婆婆一个人在那边提高了嗓子自言自语呢。”

“街上的老鞋匠耳朵里长出了桂花，香得不得了，”他再一次试着提起精神来，“我下班回来时看见人们将他的门都挤破了。”他挨着她伸出一只手臂，做出想要搂住她的姿势。

“这种杀虫剂真厉害，”她簌簌地发抖，牙齿磕响着，“我好像中毒了。”

他立刻缩回手臂，怕传染似的和她隔开一点。“你的体质太虚弱了。”他干巴巴地咽下一口唾沫。

一朵大白花飘落在窗台上，在幽暗中活生生地抖动着。

他是在沟里捡到那只小麻雀的。看来它是刚刚学飞，跌落到沟里去的。他将湿淋淋的小东西放到桌子上，稚嫩的心脏还在胸膛里搏动。他将它翻过来，拨过去，心不在焉地敲着，一直看着它咽了气。

“煞有介事！”听见慕兰在背后说。

“煞有介事！”十五岁的女儿也俨然地说，大概还伸出咬秃了指甲的手指指指戳戳。

“有些人真不可理解，”慕兰换了一种腔调，“你注意到了没有？隔壁在后面搭了一个棚子，大概是想养花？真是异想天开！我和他们作了八年邻居了，怎么也猜不透他们心里想些什么。我认为那女的特别阴险。每次她从我们窗前走过，总是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连脚步声也没有！人怎么能没有脚步声呢？既是一个人的，就该有一定的重量，不然算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她是不是会突然冲到我们房里来行凶。楮树的花香弄得人心神不定……”

更善无找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将死雀放进去，然后用两粒饭粘牢，在口子上“啪啪啪”地拍了几下。

“我出去一下。”他大声说，将装着死雀的信袋放进衣袋里。

他绕到隔壁的厨房外面，蹲下来，将装着死雀的信袋从窗口用力掷进去，然后猫着腰溜回了自己家里。

隔壁的女人忽然“哦——”地惊叹了一声，好像是在对她男人讲话，声音从板壁的缝里传了过来，很飘忽，很不真实：

“……那时我们常常坐在草地上玩丢手绢。太阳刚刚落山，草地还很热，碰巧还能捉到螳螂呢。我时常出其不意地扔出一只死老鼠！去年热天有一只蟋蟀在床脚叫了整整三天三夜，我猜它一定在心力交瘁中死掉了……”

更善无的脑子里浮出一双女人的眼睛，像死水深潭的，阴绿的眼睛。一想到